

勝、石田三成、鴻秀頼命起兵、秀家与毛利輝元、增  
田長盛、長束正家、島津義弘、小西行長等、應三成、  
會大阪、秀家議曰、吾料內府之策、不能進攻會津、  
則退守江戶、不則逼旆西上、不出三者外矣、今聚  
兵於此、坐待敵、非許也、不如進軍張我聲勢、所謂  
先人有奪人之氣、可以得志矣、衆皆稱善、乃約輝  
元、長盛居大阪、護嗣君、我与三成、正家等、屯美濃  
尾張、若內府西上、則輝元急發大阪合兵決戰、約  
已定、謂三成曰、吾先屠伏見城、島鳥居内藤之首、

鳥居彥右衛門

内藤弥次右衛門

而後与卿、會美濃、卿湧帰國、催督諸軍、三成往之、  
八月、三成率兵至大垣、秀家与島津義弘、鍋島勝  
成等、攻伏見城之閣全記、追赴美濃、屯大田、聞東  
軍攻下岐阜、軍赤阪、乃馳至大垣、說三成以東夜  
襲赤阪、三成不從、餘史九月十四日、秀家与三成、  
率兵出池尻口、按視敵營、候騎來報曰、東軍多白  
旗、得非內府來乎、三成臣島清興曰、比日東兵夜  
出、晝還其營、詐為大軍以給我、白旗金交法印也、  
東其動搖、可一戰破之也、秀家曰然、不湧他軍、我

左近允清興

与治部少輔以手下兵擊之、三成從之、二軍先鋒渡株瀨河、擊東將中村一榮陣、清興預伏兵一色村、縱兵挑戰、一榮兵擊之、追而渡河、伏發夾擊破之、秀家臣飯尾太郎左衛門與中村氏將吉利備前馬上相搏殺、淺香左馬斬野一色頬母大金、清一色村、松園原合戰誤落穗集本書以伏、東

一色村、松園原合戰誤落穗集本書以伏、東照公既至、東軍勢益振、而輝元不來、諸將俱議決

戰、秀家與大谷吉隆欲固守大垣、以俟田島大津大阪兵、三成恃衆不從、欲出戰閔原、於是島津義  
弘鍋島勝成、小西行長等夜出大垣赴閔原、秀家後諸將而後、東將福島氏兵橫截我後軍、不  
得進、稻葉助之亟直以槍殪福島氏士加藤庄之助、大呼曰、主公在前、何遲疑不進、餘衆因馳突而過、與前軍合、秀家背石原嶺、東南向而陣、介兵二萬為立隊、先是小早川秀秋至高官、逗撓不進、秀家遣使促之、秀秋辭以疾、秀家察其有異志、與三成議、使戶田重政、平塚為廣、如秀秋嘗託軍議劫之、若不從則刺殺之、秀秋稱疾劇不出、至是秀秋

來軍松尾山、毛利秀元軍南宮山、秀家見 東照  
公背南宮山而進、欲与秀元夾擊之、約三成吉隆  
等、按兵不動、既而福島正則來戰、我先鋒擊卻之、  
正則將福島丹波、小閔石見等逐戰、勝敗未決、加  
藤左衛門佐筒升定次、橫擊我軍、不利、會秀  
秋返應東軍、擊吉隆、由是西軍大敗、三成等走贍  
吹山、秀家怒、欲与秀秋決鬪死、明石守重諫死之、秀  
家曰、吾非獨惡秀秋、反覆、輝元倍約不來、秀元六  
觀望、天下之事可知、惟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

曰、縱諸公有異議、君宜運籌策以擁戴幼君、秀家  
乃走贍吹山、守重戰敗走京師、秀家縱騎皆散、獨  
近臣近藤三左衛門、黑田勘十郎從之、回道微服、  
夜過柏川谷、疲倦難走、天明至中山鄉、土人爭起  
劫掠、白樺村民矢野立節右衛門、以槍擬秀家、  
告以實、乃投槍而跪、使奴負秀家至己家、匿屋  
後巖窟中、大居數日、立節右衛門具竹輿、護秀家  
至大阪、秀家剛封內已失守、乃航海如薩摩、依島  
津氏、三左衛門乞秀家佩刀辭去、諸本多忠政佯

八郎秀勝

謂曰、吾宇喜多氏臣也、因原之敗、從主公赴北國、  
路同石田小西等就捕、主公度不免、自殺山中、因  
獻其刀、乞宥其孺子、忠政聞之、東照公、公命  
附三左衛門於忠政、歲餘事露、島津家久為請哀  
公、公特宥秀家死、流之八丈島、召三左衛門  
詰問、三左衛門自首請死、公嘉其忠、賜裸千石、  
為麾下士、勘十郎終仕島津氏、備前軍記、本書本  
抄、蓋史改之、秀家之流於八丈島、子秀勝乳母澤  
橋氏、号泣徒跣、詣官請從、不許、恚欲自殺、官吏止之、

上用被允、澤橋氏大喜、從入島、撫育秀勝、秀家夫人  
前田氏、歸于加賀、澤橋氏有一男、曰兵太夫、猶幼、  
盲於夫人、前田氏遂仕前田利長、後為僧去加賀、  
及大猷公至京師、兵太夫遞輿上書、衛卒呵之、  
不肯去、將搏之、公自輿中覩之、命從者取其書、  
及歸江戶、召兵大夫問之、對曰、臣三歲時、臣母從  
主秀家于八丈、臣獨畱、期面會、願如八丈以養  
母、官諭使其遺書招還其母、復書曰、縱我憤汝、  
奈何可棄吾主而還、兵太夫又許之、官更諭曰、法

禁不得为汝枉也。他聽汝所欲兵大夫乃請曰、絕島中之資用、願使前田氏每歲遺米金八丈、官許之。由是前田氏遺八丈、每歲不絕云。兵大夫名用天下、諸侯爭召、不應曰、加賀我故君也、乃再仕前田氏、至幾死、駿。休  
福、年八十  
居録、巡視八年、明  
年八十三、據<sub>立至</sub>成  
績、雜  
補之、合戰  
謀、秀家子名嗣、今據烈  
島、寬文二年卒于八丈島、今按南髮號況号<sub>至揚梅原、觀納言秀家墓、秀家削髮、時誤、初字喜多成政等被拘</sub>

也、潛逃後、東照公于關東、落穗集、遂從戰美濃。

成政以功封石見瀨田、食二萬石、更姓坂崎為出

守藩輪譜、按安民記、戶川達安、岡貞綱、花房正成、並封一萬石、花房職之六從公、以功復舊邑、

石、成都達貞大、皆卓安、并屏因安津綱役從之、侵記、花房正成書役、達賜三自貞照、房職之、復不食、賜謝中石宇子賜屏之、復姑備罪地又喜平祿居、復

中賜二按多内七都、花房正成地、備萬脩成後千石、花房正考、千江千軍閑名貞房掃綱正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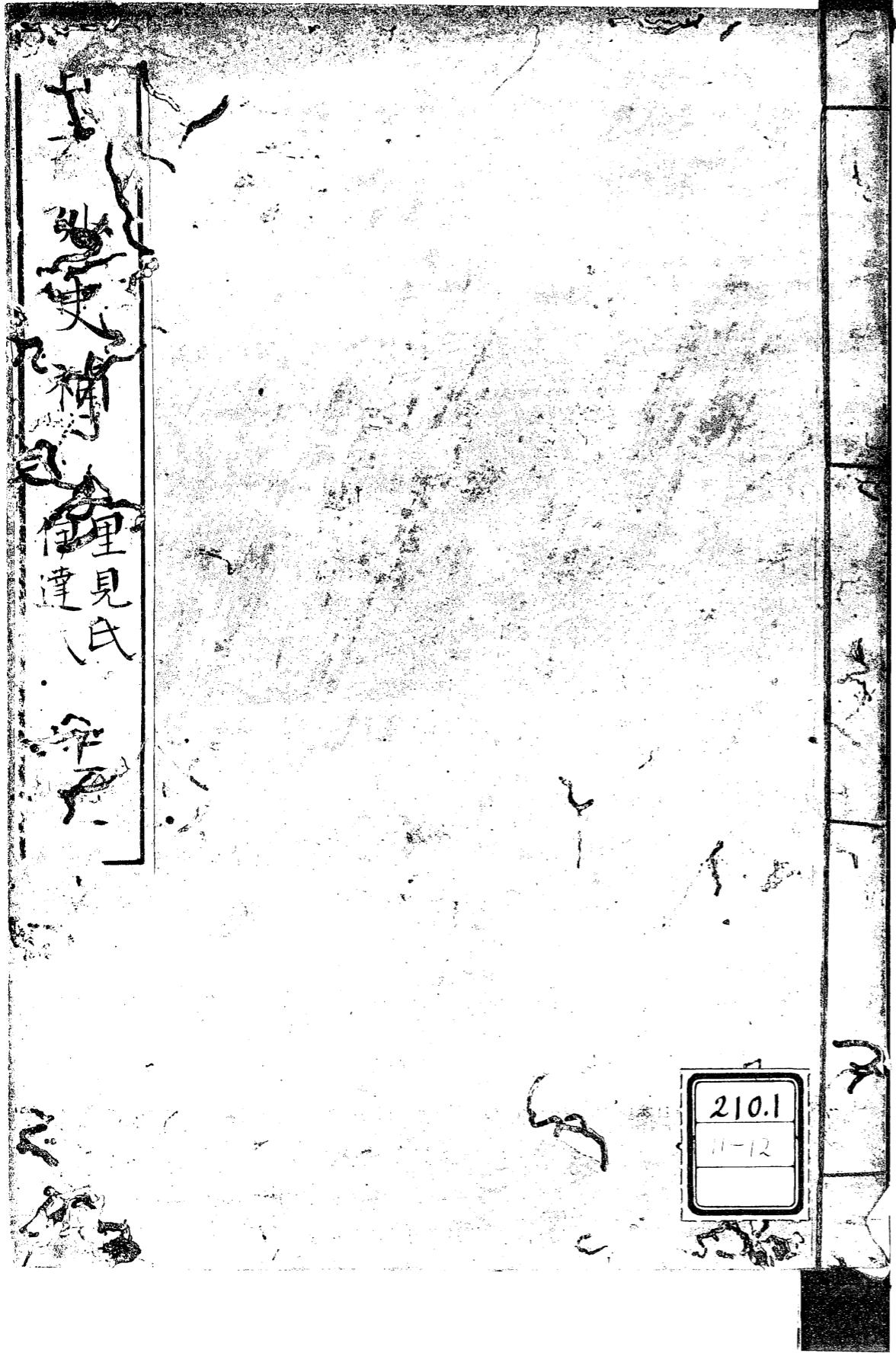
七周閑原之侵成記、按兩家記、後閑

千石、花房居戶正南川草階也、後閑

岡田偽曰、宇喜多直家、欺殺女督婦翁、遂弑其君、奪其國、黠殘酷、曾禽獸之所不為、而直家忍為

之者、蓋亦倣其主浦上氏滅赤松氏以奪其國也、及織田信長使豐臣秀吉伐播磨、宜先誅此輩、以示大義於天下、而急於并中國、不暇問其罪、秀吉亦受信長旨、納其降以益毛利氏、所謂春秋無義戰、同欲相濟也、秀家兼百家殘酷之後、坐襲其封、使其喘息焉、自謙抑納諫、猶恐不令其終、而况驕侈寵小人、功臣怨叛、欲亡得乎、世或謂秀家終始不負豐臣氏、可謂忠所事矣、嗚呼豐臣氏末路失計、至若朝鮮之侵、假令秀家力不能諫止、何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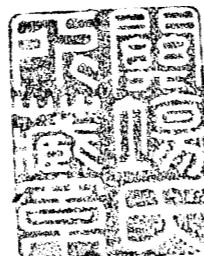
贊其議、既贊其議、自受將帥之任、而不能多仰之、諸將爭功相閼、軍士成功、便海內再騷然歸怨於豐臣氏、忠於國者固如此耶、庚子之侵、一敗亡國、竄謫窮島、僅延殘喘者、得非以此之故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一

里見氏



里見氏出於新田義重，有立子長曰義俊食邑於上野碓氷郡里見因氏焉。称里見太郎。寬永<sub>按藩譜以義俊為義重次子</sub>譜、伊賀守、義成子義直、任殷富門院藏人判官代領。系譜承父中、賜美濃圓光寺村住焉。<sub>諸宗</sub>大義直生義秀、生忠義、仕刑部少輔、忠義生義胤、元弘中、義胤後宗子耕田義貞討北條高時以功

小太郎判官  
義秀  
立郎義胤

任刑部少輔、移居上野、義亂子義連、子基義、  
並任刑部少輔、基義生家兼、任備後守、家兼  
生家基、大炊助、寬永系譜、藩輪譜、宗基  
里見記、家基者足利義康八世孫、基氏之子也、里見代、記有異同、皆誤、假冒足利  
氏記、見永亨十一年、閏東管領足利持氏、为其宰  
上松憲實所滅、家基以其二孤匿日光山、与結城  
氏朝據結城、拒上松氏、未攻結城、家基氏朝拒戰連  
令東國兵、助上松氏、事聞京師、將軍足利義教、  
歲嘉吉元年四月、城終陷、二孤見捕、家基氏朝死

右馬先氏元  
威人貞行  
左衛門介童  
峰  
右近介元俊  
左衛門介景  
永  
式部大輔勝

之、家基有子曰義實、称左馬助、雄傑有策略、適乞  
援於三浦氏、因城陷父死、乃航海奔安房、匿白濱、  
木曾氏元堀内貞行等從焉、先是安房騷亂、國百  
四郡、司曰東條重泉、安西勝峯、丸元俊、金餘景春、  
義實之末也、會景春為其臣山下某所殺、勝峯元  
擊丸氏滅之、於是丸氏金餘氏遺臣、共譖義實為  
主、氏元貞行相謂曰、是天祐也、乃招致其故衆、謀  
擊勝峯、里見記、里見代、記、本房總軍記、義實作  
義真、四郡司神無安藝守景貞、丸民部信

門朝安西伊豫守景春東條七  
常政皆与本書名不固錄以俟考三浦某自相  
摸末援文安二年夏義實使三浦某將丸氏兵以貞  
行為副自恃金餘氏兵軍千代騎僅五十共進伐  
安西勝峰迎降以勝峰為先鋒攻東條重永  
於金山城上總大瀧城主正木彈正援重永拒守  
義實令貞行氏元葉夜攀墨入城縱火外兵鼓譟  
棄之城兵驚潰彈正走大瀧重永戰死安房悉服  
後參取代  
下千臺大瀧城一作根古代記、屋城按里見記千代一作  
之志摩守義明自相以模末援見義實曰昔原右大府公將浦作  
之起也吾祖大輔以兵若干往焉同今州人奉公

記惟義因見曰義大者曰又舉  
書明稱記立實振立此曰兵臣  
所三十之兵十力義虽  
居浦曰騎至七騎十实不  
非社義稿千時終騎陣不  
三家成然代在成稿千似  
浦公已則騎步鴻也代有  
兵業傳騎并自僅隊  
年并自僅隊立擢今言僅三百  
安頗立擢今言僅三百  
房朝十为我右立百人  
二時傍騎兵大十請  
總称有士少將根  
房朝十始本為  
難是至兵先  
城之一六同始本為  
稿自信吉此七驅  
生似稿本兆也進此  
氏也三浦氏其名即弓冥三會是名書也州指事  
尤甚生弓冥傳會是名書也  
三浦氏其名不詳代是浦說其並軍兵一可  
軍三年正月攻大瀧下之是歲  
真里谷氏生一男曰若松寛正二年若松年十  
立義實為加首眼曰我家素系於新田氏而乃祖  
假冒足利氏吾更令汝称里見氏乃称里見刑部